

李氏續焚書

續刻李氏書序

鈞從先生遊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稱事先生之久有無如鈞宜知先生之真者亦無如鈞顧鈞何足知先生哉則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與天下萬世人共知也先生一生無

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
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飲是不已其
無不吐也若如物噎而不下不盡至
於嘔出亦不已故一點擴自是天下萬
世之是非而一歛睡寔關天下萬世之
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

也蓋言語真切至到反僻驚天動地
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醒者醒
病者起死有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
者熱心炎者冷紫柵其中有自拔係
不降者亦無不意順而心折為何者是
感觸之靈通且異也然卒居此不免

王自引決則又非剗之所敢知矣嗟
虐人誰不歎獨不得死將耳一款而
書蓋傳名蓋重蓋先生嘗自言
曰一棒打殺李卓老立成萬古之第一
棒與引決等死耳先生豈死名者
哉至於今十有七年著之疑以釋忌以

平怒以消疑不惟釋且信且不惟平且
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內多不續先
生之書者無不欲盡先生之書而續之
有讀之不已或并其偽者而亦續矣夫
偽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氣冒先生之
批評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

慙不之識者固自能辨之第虞至今
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譴劇本批點動
曰卓吾先生耳食輩翕然嚮之其為
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先生之靈必有餘
恫矣此則新所大懼也蓋先生之書未刻
者種々不勝擢彙鈎既不能盡讀年

來糊口將母又不暇讀今不幸先慈
棄捐困蓄哀毀之餘即欲一讀先生
之書而不可得奈何徒爾朽藏以供笥
蠹是猶今日月不出而求熄燭火之光
不亦悖乎此則鉅之大罪也目搜未刻
焚書及說書與兄伯倫相研校雖言焚

書多因緣諸念激悟不比尋常套語
先生已自發明矣說書晚生自叙刻於
龍湖有什二朱刻者什八先以二種付之
剞劂餘俟次第刻之

萬曆戊午夏仲新安門人汪本鈞書於

玉齋中

讀卓吾老子書述

華亭侗初張萬撰

卓吾死而其書重卓吾之書重
而真書贗書并傳于天下天下
人具眼者少故真書不能究其
意以贗書讀之遂足以禍人蓋

人知卓吾爲後世著書而不知
其爲自己寫照卓吾之面目精
神不可見而萬世猶能見之者
書也卓吾疾末世爲人之儒假
義理設牆壁種種章句解說而
逐耳目之流不認性命之源遂

以脫落世法之踪破人間塗面
登場之習事可怪而心則真跡
若奇而腸則熱且不直人世毀
譽生死不關其胸中卽千歲以
前千歲以後筆削是非亦不能
亂其權度總之要人絕盡支蔓

直見本心爲臣死忠爲子死孝
朋友死交武夫死戰而已此惟
世上第一機人能信受之五濁
世中卽得有奇男子善讀卓吾
書別其非是者今俗子僭其奇
誕以自淫放而甘心于小人之

無忌憚動輒甲乙筆墨亂其手
澤而託言卓吾老子之遺書夫
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
鑒定則爲畫龍點睛無根本者
妄意標指則爲刻舟記劍嗟乎
我安得具眼之人讀卓吾氏之

書哉或謂卓吾老子削髮奇畜
髮奇髡而髭鬚奇誦經而掌血
奇焉不知死則又奇余謂此非
卓吾老子之精神面目也卓吾
即不髡不葷不刎死奇固自在
然則卓吾之書益難讀矣今厯

而溷者是學其髡學其輦血而
刀鋸以死也豈不誤人甚哉信
矣卓吾之真書重也真書重而
贗書可以無辨汪鼎甫示我續
焚書及說書而并求作三教鈔
序余謂鼎父報卓吾恩須訂定

其真書而列之目傳于海內雖
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真書不
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
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
書其語而歸之時

萬曆戊午秋七月七夕後二日

書于廣陵舟中

李氏續焚書目錄

一卷書彙

○○○答馬歷山

○○○復馬歷山

○與馬歷山

○○○與陸天溥

○○○與焦弱侯

○○○與友人論文

○復陶石簣

○○○與方詡菴

○○○復陶石簣

○○○寄焦弱侯

○○○答友人書

○復焦弱侯

○○○與周友山

○○○與方伯雨

○○復丘長孺

○○○與焦弱侯

○○復李士龍

○○○答劉敬臺

○○○與周友山

○○○與焦弱侯太史

○○○與吳得常

○○○答來書

○○○答馬侍御

○與耿楚侗

○○○與城老

○○○與耿克念

○○○答友人

○○○與弱侯焦太史

○○○又

○答李惟清

○○○答梅瓊字

○○○遊焦漪園

○○與耿克念

○答駱副使

○答周友山

○○與焦弱族

○○與馬伯時

○與潘雪松

○與李惟濟

○○與馬伯時

○○○與焦漪園太史

○復劉肖川

○復楊定見

○○○與劉肖川

○與梅長公

○○○與周貴卿

○復夏道甫

○○○與周友山

○與夏道甫

○復夏道甫

○○○與焦弱族

○與友人書

○○○寄焦弱族

○與鳳里

○與伯時馬侍御

○○與友人

○○○與友人

○○○與梅客生

○與潘雪松

○○○與焦弱族

○答高平馬大尹

○○○答代州劉戶曹敬臺

○答劉晉川

○答潘王

○與焦弱族

○與耿叔臺

○與夏道甫

○與汪門甫

○與焦弱侯

○與耿子健

○與焦從吾

○與汪鼎甫

○復焦漪園

○答僧心如

○與汪鼎甫

○與袁石浦

○復麻城人

○答耿楚侗

○與劉憲長

○別劉肖甫

○答鄒石陽

○與陶石簣

○復宋太守

○與楊定見

○與曾繼泉

○與袁石浦

二卷序彙

○○開國小叙

○○○史閣叙述

○○○壽侯太史尊翁後集公八麥華誕序

○○○釋子須知序

○○○壽劉晉川六十序

○○○老人行叙

○○重刻五燈會元序

○○○壽王母田淑人九十序

○○○說孤集叙

○○○自刻說書序

○○○選錄駢車志叙

○○南詢錄叙

○○○序篤義

○○○序言書篇

○○道教鈔小引

○○聖教小引

○○書蘇文外紀後

○○書應方卷後

○○書小脩手卷後

○○西征奏議後語

○○汝師子友名字說

○○窮途說

○○法華方便品說

○○金剛經說

○○五宗說

○○隱者說

○○三教歸儒說

論彙

○○論交難

○○強臣論

○○○謫奸論

三卷讀史彙

○○○陳靜誠

○○○劉伯溫

○○○宋景濂

○○○李善長

○花將軍

○韓成

○馮勝

○○○羅義

○○○死難諸人

○○○高翔程濟

○劉璟王紳

○胡忠安

○姚恭靖

○岳正

○○李賢

○○李東陽

○○楊廷和

○○席書

○○王驥

○○楊善

○○王文成

○○王晉溪

○儲瓘

附閱古事

○裴耀卿疏救楊濟坐賊免笞辱堆折贖

○子伋子壽

○○○衛玠問夢

○庾公不遣的盧

○史魚禽息

○○○孔融有自然之性 ○其思華子

○○○王維譏陶潛

四卷雜著彙

○東土達磨

○○○釋迦佛後

○○書胡笳十八拍後 ○書遺言後

○○棲霞寺重新佛殿勸化文

○列衆僧職事

○○追述潘見泉先生往會因由付其兒叅將

○說法因由

○題孔子像于芝佛院

○讀盧文公贊

○讀兩華

○讀金滕

○附史閣款語

○李卓吾先生遺言

五卷詩集

五七言古體

○捲蓬根

○過桃源謁三義祠

五言古體

○張陶亭通除上山旣還寫竹贈詩故以酬之

○哭承庵

○○歌風臺

○登樓爲篇

七言古體

○贈段善甫

○○盆荷

五言絕句

○客吟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汝陽道中

○觀音閣一首

○○其二

○○部有道與黃叔度會過處

○○琴臺二首

○其一

○望海二首

○其一

○哭貴兒二首

○其二

○憶黃宜人二首

○其二

○初居湖上

○湖上逢方孝廉

○丘長儒訪予湖上兼有文玉

○戲袁中夫

○和丘長儒醉後別意

○答袁石公八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七言絕句

○○○三日風

○渡黃河

○到任城乃復方舟而進以侍御也

○○○掛劍臺

○聊城懷古

○○○其二

○○○讀杜少陵貳首

○其二

○大同城

○觀兵城東門

○○○司馬誠所出臨濟閘

○○○彌陀寺

○○○輪藏殿看轉輪

○ ○ 讀書燈

○ 贈閱藏師僧

○ ○ 送思脩常順性近三上人往廣濟黃梅禮祖塔

○ 讀李太史集

○ ○ 和韻十首

○ 其二

○ 其三

○ ○ 其四

○ 其五

○ ○ 其六

○ 其七

○ ○ 其八

○ ○ 其九

○ 其十

○ 讀顧冲菴辭疏

○ ○ 春夜

○ 石潭卽事四絕

○○其二

○○其三

○○其四

○○知命偈似蕭拙齋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因方子及戲陸仲崔二首

○其二

○詠古五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寄焦弱族二絕

○其一

○○舟中和顧寶樞遺墨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聽誦法華

繫中八絕

○老病始蘇

○楊花飛絮

○中天朗月

○書幸細覽

○書能誤人

○老恨無成

○不是好漢

○送汪禹甫南歸省母

五言律

○樓頭春雨

○觀漲

李氏新步集
卷之五
金
九
○○溫泉翻唱

○入山得焦弱疾書有感五言二首

○其二

○○雨後訪段嚴庵禪室兼懷焦弱疾舊友二首

○○其二

○○鉢盂庵聽誦華嚴弁喜雨二首

○○其二

○哭袁大春坊

○和壁間韻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中秋見月感念承庵

○○雪後

○○除夕李士龍至得吾字

○○中秋月

○○中秋對月寫懷

○○清池白月咏似瀋國王二首

○其二

○○○獨坐

○○偶遊

○乍寒

○○暮雨

○大智對雨

○○雨甚

○初雪

○至後大雪呼鄰人縫衣帶因感而賦之

○送馬誠所侍御北還

○初往招隱堂堂在謝公墩下三首

○其二

○其三

○寄方子及提學二首○其二

七言律

○直沽送馬誠所兼呈若翁歷山并局張二居士

○顧冲菴登樓話別二首

○其二

○望京懷雲中諸君子

○薊北遊寄雲中歐江詞伯

○○江上望黃鶴樓

○又八月雨雪似晉老和之

○○李見田邀遊東湖二律

○其二

○使往通州問顧冲菴二首

○其二

○○○宿天臺頂

○繫中憶汪鼎甫南還

續焚書目錄畢

李氏續焚書卷之一

書彙

○○○答馬歷山

凡爲學皆爲窮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討自家性命下落是故有棄官不顧者有棄家不顧者又有視其身若無有至一蔴一麥鵲巢其頂而不知者無他故焉愛性命之極也孰不愛性命而卒棄置不愛者所愛只于七尺之軀所知只于百年之內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實與天地作配于無疆是以謂之凡民

謂之愚夫焉者也。唯三教大聖人知之故。竭平生之力。以窮之。雖得手應心之後。作用各各不同。然其不同者。特面貌爾。既是分爲三人。安有同一面貌之理。強三人面貌而欲使之同。自是後人不智。何干三聖人事。曷不干三聖人之所以同者。而日事探討乎。能探討而得其所以同。則不但三教聖人不得而自異。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異也。非但天地不能自異于聖人。雖愚夫愚婦亦不敢自謂我實不同于天地也。夫婦也。天地也。旣已同其元矣。而謂三教聖人各別可。

乎則謂三教聖人不同者真妄也。因地一聲道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未生以前釋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未發之中吾儒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同乎不同乎。唯真實爲己性命者默默自知之。此三教聖人所同爲性命之所宗也。下此皆非性命之學矣。雖各著書立言欲以垂訓后世。此不知正墮在好爲人師之病上。千古英傑其可欺乎。又安能欺之乎。噫已矣。勿言之矣。承示私度數語。遂敢呵凍作答焉。竊謂象山先生自見宇宙二字。便信此心此理之無所不

同是生而知之聖人也。非從七篇中悟入也。特援七篇中語以自證據耳。若王先生乃自幼參玄欲志于養生者。雖亦泛觀釋典諸書。總之未得而已。及病起入京。復得甘泉公商畧白沙先生之學。然甘泉翁實實未得白沙之傳也。王先生才氣如此。肯甘心于死語。任醉夢人邪。則雖耳聞白沙之學。其神弗王而故吾白在。直至龍場作宰。隨從二人與已同時病卧乎萬山之中。又思父親兄在。留都太宰萬有不測。作萬世罪人。顛倒困踣之極。乃得徹見真性。是困而知之。

聖人也。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其屢屢設法教人。先知後行。又復言知行合一。復言靜坐。卒以致良知三字爲定本。則以時方盛行朱學。雖象山先生亦不免數百年禪學之冤。嗚呼。陸子靜耳。何曾聞一句禪語。目何曾見一句禪書乎。冤之甚矣。況王先生哉。反覆思惟。使人人知致良知三字。出于大學。孟子則可以脫禍。而其教亦因以行。此則王先生之善巧方便。千古大聖大所當讓美。所當讓德。所當讓才者也。前此而白沙先生亦曾親見本來面目矣。幾曾敢露出半

語乎。然非龍溪先生五六十季守其師說不少改變亦未必靡然從風一至此也。此則陽明王先生之幸亦天下萬世之大幸。然則先生雖曰困而知然及其知之。一也使當時有一毫四三教之心亦終無入德之地矣。草草奉復幸終教之。

○○復馬歷山

快活甚自大。但形神離矣。雖有快活自在不顧矣。戀臭皮囊者空爲之非達人事也。且夫形神神寓於。郎神離神有寓有離形有寓有

生則神亦與形等耳。正所謂無始以來認賊爲子者。好修者以爲寶。是以徒勞而罔功。真修者以爲賊。是以投誠而皈命。如公所言神正。所謂識神千萬劫被伊拖累輪轉六道。未嘗暫歇者。顧反寶藏而快樂之。邪孰若一超直入如來地。慶幸何如。盡大地是一老衆生耳。安有如許多事乎。旣自負是老衆生。安有明白。安有糊塗。安有起滅。安有自在。就天地如此。老衆生亦如此。聖人如此。老衆生亦如此。天地聖人老衆生同一杳然。

○與馬歷山

昨所見教大學章因有客在坐未及裁答竊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夫人生八歲則有小學以聽父兄師長之教語所謂揖讓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與夫今者百千萬季先聖後賢之格言皆是也皆不過爲兒輩設焉者也至十五而爲大人則有大人之學豈復肯同于兒輩日夕甘受大人之滄唾乎是故大學一書首言大人之學焉夫大人之學其道安在乎蓋人人各有是大圓鏡智所謂我之明德是也

是明德也。上與天同，下與地同，中與千聖萬賢同。彼無加而我無損者也。既無加損，則雖欲辭聖賢而不居，讓大人之學而不學，不可得矣。然苟不學，則無以知明德之在我，亦遂自甘於凡愚而不知耳。故曰：在明明德。夫欲明，知明德是我自家固有之物，此大學最初最切事也。是故特首言之。然吾之明德果安在？平吾以謂其體，雖不可見而實流行充滿于家國天下之間。日用常行至親至近，誰能離之？苟能卽親民以明吾之明德，則吾德之本明不居，然而可見乎？故

又曰在親民焉。夫道一也。學亦一也。今日在明明德而。又曰在親民。分明是兩物矣。物則自然有本末。親民以明吾之明德。雖曰一事也。然一事自有一事之終始。萬事亦各有萬事之終始。始終分而本末見。是二之也。道其可二乎哉。學其可二乎哉。是故要必有至善而爲吾人所止之歸焉。特人未易知此至善之止耳。知此至善之止。則自然定靜安慮而諸止自得矣。是故苟知所止。則明明德者不爲空虛而無用。卽明德而新民之道已具。親民者不爲汎濫而無功。卽

親民而民德之實自彰苟未知所止則明德爲雜學之空虛親民爲俗學之支離胥失之矣寧直二之云乎哉是故大學之道終歸于至善之止而以知止爲極功得止爲效驗云然則學之而終身不得所止者亦由未知所止故也嗚呼知止其要矣致知其功矣此大人之學所以難在於知止也師友父兄相與討論而研究之則無生之樂無死之苦千聖萬賢豈外是哉

○與陸天溥

承示足見上達真功。媿余遠離教席，不獲時聆新得。既見頭緒，卽加猛火，使真金一出，鑛不復至。入鑛豈不偉哉！火力既齊，真性自見，正不空放手也。甚喜甚慰。但所云滿考事，冗及一二酬應爲累，歸之業力，則不敢奉命。當知業力卽是道力，一切給由遣价事業。盡是日用火候，溫養聖胎，無二無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今之學宮，扁以名齋，人人只是信口讀過，不肯理會。聖人吐心吐膽，爲人處途，使懇切要領之言，翻爲扁額，剝贅無意味，語殊可笑耳。夫志道如志的的。

在百步之外尚尔遙遠據德則已得而據之然日夜
惺惺猶恐侵奪終非已有與我猶二到依仁則彼我
不二矣然猶未忘一也到游藝時則如魚游水不見
其水如水裏魚不見有魚自相依附不知其孰爲依
附尚無所依而何據何志之有尚無有仁而何德何
道之有到此則遣价給由種種皆藝也由給价遣皆
游也豈不平常豈不奇妙日用應緣但如此做去則
工夫一片工夫一片則體用雙彰體用雙彰則人我
俱泯人我俱泯則生死兩忘生死兩忘則寂滅現前

真樂不假言矣。孔子告顏子，不改其樂，不改此也。程
夫子尋孔顏樂處，尋此處也。此樂現前，則當下大解
脫。大解脫，則大自在。大自在，則大快活。世出世間，無
拘無礙，資潏逢源。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術。故學至游藝至矣，不可以有加矣。管見如此，幸與
諸友商之。

○○與焦弱侯

說法教主四字，真難當。生未嘗說法，亦無說法處，不
敢以教人爲已任。而況敢以教主自任乎？唯有朝夕

讀書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自五十六歲以至今
年七十四歲日日如是而已關門閉戶著書甚多不
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今以此四字加我真慚愧矣
因思每郡國誌有鄉賢則必有名宦又有流寓者以
賢人爲國之寶有鄉賢可載則載鄉賢以爲一邦之
重無鄉賢則載名宦亦足以爲此邦之重若無鄉賢
又無名宦則載流寓之賢亦足以重此邦則如生者
雖不敢當說法之教主獨不可謂流寓之一賢乎可
與麻城之鄉賢名宦並聲于後世矣何必苦苦令歸

其鄉也。是豈無忘賓旅與柔遠人之意哉。果若是則邵康節當復逝歸范陽。白樂天當復逝歸太原。司馬光當復逝歸夏縣。朱文公當復逝歸婺源。不妄卒葬于沙縣之鄉矣。生雖不敢上同于諸大賢。獨不可比擬于諸賢之流寓乎。天下一家。何所而非鄉縣。恐不妄如此大分別也。且夫聖人通天下以爲一身。若其人。不。室。居。于。麻。城。以。害。麻。城。寧。可。使。之。居。于。本。鄉。以。害。本。鄉。乎。是。身。在。此。鄉。便。忘。却。彼。鄉。之。受。害。仁。人。君子。不。如。是。也。旣。不。妄。使。之。說。法。爲。教。主。于。麻。城。而。令。

其說法爲教王于久去之鄉縣是重他鄉而藐視目前亦又太遠于人情矣此等見識皆生所不識故敢與兄商之以兄彼師也

○○與友人論文

凡人作文皆從外邊攻進裏去我爲文章只就裏面攻打出來就他城池食他糧艸統率他兵馬直衝橫撞攪得他粉碎故不費一毫氣力而自然有餘也凡事皆然寧獨爲文章哉只自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題目不同各人只就題目裏滾出去無不妙者如

該終養者只空疏終養作題目便是切題便是得意好文字若捨却正經題目不做却去別尋題目做人便理會不得有識者却反生厭矣此數語比易說是何如。

○復陶石簀

通州馬侍御經世才也正理會出世事業而乏朋侶然異日者斷斷是國家獲濟緩急人士吉州太和王大行非佛不行非問佛不語心無二念動無雜思他年一尊釋迦是的不然亦上品化生矣今世參禪學

道未見有勇猛精進過此者。承天之陳舊日徽州太守也。用世事精謹不可當。功業日見烜赫。出世事亦畱心。倘得勝友時時夾符進未可量。此京師所親炙勝我師友如此。其餘尚多。未易筆談。梅客生雖眼前造詣勝是三公。但負其奇邁少許可。亦終爲經世士耳。接手教。卽同見。面接見。令兄卽同見。公外淨土決一本附奉。

○○與方訥菴

弟自二月初回湖上之廬。卽欲附一書奉慰。素無鴻

便又不見有寧州使者。是以到今也。征途與其一朋。是去冬別後物。似妥當可觀。故久欲奉。不能得奉。今春湖上纂讀孫武子十三篇。以六書參考。附著于每篇之後。繼之論著。果係不刊之書矣。夏來讀楊升菴集。有讀升菴五百葉。升菴先生固是才學卓越人品俊偉。然得弟讀之。益光彩煥發。流光于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爲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爲唐宋弁我。

朝特出。可怪也哉。餘瑣瑣別錄。或三十葉。或七八十。

葉皆老人得意之書。惜兄無福可與我共讀之也。然兄居位臨民亦自有真功德。日積月累以行菩薩發慈悲布弘願之事。又非鄙野抱空文無實用者之比矣。知州爲親民之官。寧州爲直隸之郡。江西爲十三省之首。且五品之祿不薄。一日有祿可以養吾積德。累行之身。大夫之官亦尊。一日居尊得以行吾積德。累行之政。五十之年不大時。正窮壯正好施。吾澤民報主之實。蓋皆有志者之所忻望而不能得者。漢時爲吏至長子孫亦以其施澤于民者易也。據近民之

位行易施之澤又何求乎。觀音菩薩以救苦救難爲
事業。唯恐不得正今日之謂矣。若謂同時登第者。今
爲宰輔。爲卿相。次亦爲都堂。巡撫。未免忻羨。怨尤於
中。則市井人耳。豈可以語於兄之前哉。則假道學人
耳。豈可以語於卓吾子之友之前哉。二月初間。所欲
聞之兄者。卽此也。願兄勿以遷轉爲念。唯以得久處
施澤於民爲心。則天地日月昭鑒吾兄。各位不期高
而自高。子孫不期盛而自盛矣。非誣飾之詞也。且久
處則祿有餘。廩亦可以分給宗族友朋之貧者。我雖

貧然已爲僧不愁貧也唯有刻此二種書不得不與兄乞半俸耳此二書全賴兄與陸天溥都堂爲我刻行理當將書付去然非我親校閱入梓恐不成書耳兄可以此書卽付陸都堂豫約真可讀讀之便淚流老子於此千百世不得磨滅矣恨二快快

○○復陶石簪

心境不礙非是意解所到心卽是境境卽是心原是破不得的惟見了源頭自然不待分疏而了了在前矣翁之清氣自是見性人物翁之定力自是入道先

鋒然而翁之資質稟賦原不甚厚則此生死一念決當行任坐臥不舍讀經看教只取道眼再不必急求理會以自有理會得時也時來如今日春至雪自然消冰自然泮學道之人空有此等時候生因質弱故儘一生氣力與之敵鬪雖犯衆怒被謗訕不知正是益我他山之石我不入楚被此萬般苦楚欲求得到今日難矣此觀世音菩薩與我此地賞我此等人故我得斷此塵勞爲今日安樂自在漢耳文殊話乃得道後所謂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者不可不覽此

了于今尚太早幸翁只看父母未生前一語爲急待
有下落我來與翁印證近老刻畱覽當如命批請

○○寄焦弱侯

我當時送顧中丞入賀復携妻室回府此時已將魂
靈付託顧君入京邸去矣數月間反反覆覆閉門告
老又走雞足雖吾宜人亦以我爲不得致其仕而去
而悶也及已准告老矣又遲回演中不去遍遊演中
山吾豈真以山水故舍吾妻室與愛女哉此時禁例
嚴差遣官員俱不敢畱滯過家決知顧當急急趨演

也是以托意待之一再會耳果得一再會乃別別至
貴州烏撒聞顧轉浙少叅復畱烏撒一月餘日待之
度得方舟並下瀘戎也我豈真以李將軍爲堪托哉
不過假此爲名耳乃空人又以我爲捨不得致其仕
而去也嗚呼此等賢妻尚不可告以裏曲叫我傳語
何人哉今日畧爲道破亦不得已焉耳顧雖聰明具
眼又安能知吾心哉並問勝已者少雖畧有數箇或
東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終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腸能
有幾許斷而復續徒增鬱抑何自苦邪是以決計歸

老。名。山。絕。此。邪。念。眼。不。親。書。耳。不。聞。人。語。坐。聽。鳥。鳴。
手。持。禪。杖。以。冷。眼。觀。衆。僧。之。睡。夢。以。閒。身。入。煉。魔。之。
道。場。如。是。而。已。

○ ○ 答友人書

七。十。之。人。亦。有。何。好。而。公。念。之。而。羣。公。又。念。之。乎。多。
一。日。在。垂。則。多。沉。苦。海。一。日。誠。不。見。其。好。也。雖。公。等。
常。存。安。老。之。心。然。其。如。風。俗。何。奴。何。哉。何。奴。貴。少。壯。
而。賤。老。弱。兄。鰥。寡。孤。獨。合。四。民。而。爲。一。身。者。哉。所。喜。
多。一。日。則。近。死。一。日。雖。惡。俗。亦。無。能。長。苦。吾。也。承。論。

逐日課程所謂富貴學道難信矣。第此事甚不容易。甚不容易。昔人有云。我圖數千戶之侯。尚以爲至艱。而君欲圖作佛。不亦異乎。雖然。此等說話。祇可向吾無志老子一人道耳。以語公與羣公之前。不以爲誕。則必以爲癡矣。然唯公等能聽。老人妄語。能以能而問。不能決。不以我爲誕。爲癡也。往者布施盡。是佛光信。受保不虛者。昔人謂念佛有折攝。忻厭二門。非忻彼厭此。不生西方。非一佛。此折一佛。彼攝不生西方。余謂參禪亦然。不真實。厭生死之苦。則不能真實得。

涅槃之樂願公等真見此樂始可

○復焦弱侯

丁公此舉大快人意。大快生平亦大有功于

朝廷矣。從此大有儆省。大有震懼。不敢慢法以自作殃。何可當哉。此疏也。邪。兄事煩尤。且仍舊家食。千萬勿以山中人爲念。出家兒到處有一口飯吃。到處有施主。且將就度暑稍涼。卽來歸也。見楊復老道僕致謝念我。

○○與周友山

今季不死。明年不死。季季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禍來又不卽來。等死又不卽死。真令人歎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滅。筋骨已冷。雖未死。卽同死人矣。若等禍者。志慮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溜也。是吾福也。夫福來何以受之乎。唯有禮三寶。塑佛誦經。以祈國泰民安。主壽臣賢而已。又何以銷之乎。唯有樽節刻厲。晝夜讀書。期與古先聖哲合德而已。夫旣以此受福。又以

此銷福則禍來又何必避苦海又安知不是我老者
極樂之處耶。今貝經已印有幾大部矣。佛菩薩羅
漢伽藍韋馱等又已儼然各有尊事香火之圖矣。獨
老子未有讀書室耳。欲于佛殿之後。艸創一閣。閣下
藏書。并安寔所刻書板。而敞其上。以備行吟諷誦。兄
能捐俸助我乎。三品之祿。一年助我兩年。貽厥孫謀。
未爲不當也。

○○○與方伯雨

雪松昨過此。已付焚書說書二種去。可如法抄校。付

陳家梓行如不願勿強之。陽明先生年譜及抄在此。間梓未知回日可印行否。想年譜當有也。此書之妙。千古不容言。抄選一依年譜例。分類選集。在京者在龍場者。在南贛者。在江西者。在廬陵者。在思田者。或書答。或行移。或奏請。謝或榜文。或告示。各隨處附入。與年譜並觀。真可喜。士大夫携之以入。扶手朝夕在目。自然不忍釋去。事上使下。獲民動衆。安有不中窾者乎。唯十分無志者。乃不入目。稍有知覺。能運動。未有不發狂。欲大叫者也。待我回日。決帶得來。佛屋旣

有條序可喜可喜我回省川決欲同來來則自能尋
房以居不待爾待之忙也雪松去曾寄銀二兩與鼎
父懷捷用內分二錢與懷珠三錢與三小僧分用袁
中夫有小廝名可用者最老實可畱在我此處又讀
易一回又覺有取得象者又覺我有稍進處可知人
生一日在世未死便有一日進益決無有不日進之
理不有日進便是死人雖然若是聖人雖死去後與
活時等決時時進唯時時進故稱不死底人

○○復宜長孺

僕病一月餘矣。大抵旦暮且辭世也。聞有新刻眼目。未見書坊中人。落得不聞僕踪影。且去覓利得錢。過日何苦三千餘里。特地寄書與我邪。實無之。非敢吝。況欲往朝鮮屬國觀海。邦之勝槩。此是男兒勝事。然兄之往直爲資斧計耳。特地尋資斧于朝鮮。恐徒勞。未必能濟兄之急也。雖然。事亦難料。途間只恐逢着微生畝。渠必說些無意味言語。或呼兄而告曰。丘何爲栖栖者邪。無乃爲佞乎。千萬勿聽之。過無終有田子春之墓。若果有田子春之忠義。何愁貧也。曹武帝。

固不能封之以一國矣。若果有伯夷叔齊之讓位，則
文王且將大烹以養之。亦貧不得他也。夷齊田疇兄
所不屑，想必有班孟遠之才烈矣。且試觀之，可富可
貴，可貧可賤，可生可殺，乃可以遊于並病甚，偶爾作
答數日後，當往灣中就醫。想來時未可得會，據案草
草幸台照。

○○○與焦弱侯

李如真四月二十六日書到黃安，知兄已到家藏器。
待時最喜最喜，此時正熱稍涼，不知便可乘興扁舟。

入楚不得一相見，快樂何如？如真相見，想悉旅懷。當接到兄京信時，時夜雷雨，山中偶感事，作二絕句，便去，亦可以見古今豪賢之感也。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傳君一字到黃州。獨步中原二十秋，劍光長射斗牛間。牛豐城久去，無人識。早晚知君已白頭，尊翁老況何似？但能養志不妨少。九鼎之味也。况素淡其平生乎？如真已到家，其樂可知。茲亦不復贅瀆。但道別後相憶最苦耳。北陵先生當亦時晤，熱甚，亦不暇作書問上。謫菴到京任不。

前寄去一解彼時以兄尚未可歸故先寄訊丈令送
兄覽教一解不知有當兄心不南華如可意不妨刻
行若未也可卽付之水火聞時君就居翰兄宅最得
許兄尚在和州館中乎和州丁艱尚不得便附弔去
○○復李士龍

名利無兼得之理超然於名利之外不與利名作對
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釋迦佛三大聖人爾舍是非名
卽利孰能免此而可以同不同自疑畏耶但此事無
兼得之理欲名而又徇利與好利而兼徇名均爲不

智。豈以兄宗孔爲道學先生一生矣。而顧昧此義邪。若七十三歲而令人勿好利。與七十六歲而兼欲好名。均爲不智。均爲心勞日拙也。幸兄詳之。單擇其一可矣。

○○○答劉敬臺

五臺天下名山。又是文殊菩薩道場。卽身在異域。不能履其地者。猶神以遊之。乃咫尺而甘心遐託。其無志可知也。公何恕我甚也。疊辱盛教。愧感愧感。素飯過于香積。非卽文殊化見。欲以飯維摩乎。公今真文。

所也。既飽德益，不願見五臺文殊矣。

○○○與周友山

諸侍者恐我老而卒急，卽世禍及之，因有豫說戒約數條，不覺遂至二十餘葉。雖只豫爲諸侍說約，而未遂，并及余之平生。後人欲見李卓老者，卽此可當年譜矣。日者有友欲爲命梓，若梓出，則卓吾縱無外護，亦永遠可住龍湖。蓋言語真切至到，文詞驚天動地，人自愛而傳，哀而憐。我惜其稿在彼處耳。兄如欲見，徑從彼索，便知老子之心苦矣。住居隔縣三十餘里，

終歲經年未嘗接見一人。聞有罵我遁解回籍之語。便以爲至當。謂不遁解此人。我等終正不得麻城風化。不知孤遠老叟化飯而食。安坐待斃於風化。何損也。彼其口出正風化之語者。皆其身實大壞風化之人。噫已矣。勿言之矣。於老子無與矣。但老子出家人也。出家之人所如之地。興盡則去。豈待不合。今也不但不合。又已如此。如此矣。此而不去。亦真無耻者。然我若去。何須遁解。我若不去。亦無人解得我去也。何也。我老矣。可以死矣。不須去也。又何遁解以去乎。又

我性本柔順學貴忍辱故欲殺則走就刀欲打則走就拳欲篤則走而就嘴只知進就不知退去孰待其遁解以去也蓋此忍辱孝順法門是我七八歲時用至于今七十歲有年矣慣用之矣不然豈其七十之老身上無半文錢鈔身邊無半个親隨而敢遨遊旅寓萬里之外哉蓋自量心上無邪身上無非形上無垢影上無塵古稱不愧不作我實當之是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日與世交戰而不敗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嚴無隙可乘誰敢邀堂堂而擊正正以

取滅亡之禍與觀音問中有二條。佛所未言。倘刻出。亦于後生有益。此間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男女混雜之揭。將誰欺欺。天乎。卽此可知。人生之苦矣。此身不向今生度。更來出世爲人。殆矣。鰥寡孤獨。聖人所矜。道德文章。前哲不讓。山居野處。鹿豕猶以爲嬉。而況人乎。此而不容。無地可容。此身矣。故知學出世法。真爲生世在苦海之中。苦而又苦。苦之極也。自不容不以佛爲乘矣。

○○與焦弱侯太史

此月初一日弟已隨柳老與定林無念諸僧同登江
舟欲直至建昌然後由浙江至秣陵會兄大敘所懷
矣乃忽尔疾作遂復還舊隱此點點機會亦且不得
如願弟於世間友朋緣薄已可知也今諸公既往若
相聚處少我一人豈不恨哉昨閱近溪子集深歎此
老日進一日脫化如此故知人不可以無年也決矣
弟豈遂以此一病遽長別乎若幸獲愈決以此秋杪
相見也如能來一同上路更所馳望但未敢期耳日
者如真寄我筆乘二冊中間弟所讀者過半相合亦

又以見兄於友朋無微善而不彰也。然其如弟之大言不慙空負知人之明何哉。楚侗令師近有二鳥賦。兄曾見否。第實感此老不忘我鍼砭也。當時遂妄肆批題繳而還之。又有數字附克明呈上。今并述之於兄。以爲當否。何如。侗老作用乃大聖人之作用。夫誰不信之者。縱非自心誠然直取古人格式做去。亦自不妨。如隋王通氏豈非千古豪乎。但欲以此作用教人。必欲人人皆如此作用。乃爲聖人大用。則是本等濶大之樣翻成小樣去矣。是以承教中戲爲題刺。

亦無已之意也。入京幸執此呈上，便見區二千里之
來，本無所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剝膚撈腹，雖羅用
江亦未能如予之真切苦心也。亦可謂愚矣。盱江乃
狀貌一似抹焚拯溺之人耳。大抵自求快活者，又安
肯到處與人作頭對邪？但不如此，則終無自成之期。
亦終無成人之期。說到此，又翻令人思近老與侗老
之爲得也。克明初七日已入京去，盡問豪士不多得。
得一豪士，又抵如是過日。此臨濟門下所以畢竟無
臨濟兒也。三聖興化亦僅僅當門戶耳。夫所貴乎講

學者謂講此學耳。今不講此學而但教人學好學孝學弟學爲忠信。夫孝弟忠信等豈待教之而能乎？古人卽孝弟等指點出良知良能以示人。今者舍良知而專教人以學孝學弟，苟不如此，便指爲害人爲誤。後生小子不知何者爲誤害人乎？則自古聖人皆誤害人之王矣。可勝嘆哉！孔子教人教人求仁，惟求之而不得，則無可奈何，待價而沽，不欲求售者，以天下之無豪傑也。求豪傑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綻之夫。若指鄉原之徒，遂以爲聖人，則聖門之得道者多矣。

此等豈復有人氣者而盡指以爲聖人益可悲矣夫

○○○與吳得常

學道人脚跟未穩當離不得朋友脚跟既穩當充離
不得朋友何者友者有也故曰道德由師友有之此
可以見朋之不可離矣狀世間真友難得而同志真
實友尤其難得古人得一同志勝于同胞良以同胞
者形而同志者可與踐其形也孔孟走遍天下爲着
甚麼無非爲尋同志焉耳昨見余常吉誠是足下同
志從此日夕不離真實參究大事未有不同明者然

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願與常吉勉之。

○○答來書

來書云。昨巡道史臨縣。卽對士大夫說。李卓吾去否。此人大壞風化。若不去。當以法治之。又一書云。今日所聞。比前日所言更多。非紙筆能悉。但知史道與耿叔臺極厚。當初做知縣時。受叔臺莫大之恩。到京以叔臺故。拜天臺。執門生禮。今日又從黃安看叔臺。天臺而來。卽對衆說此話。以故鄉士夫等。皆信此說。不十尚寶事也。又一書云。聞克念有書。問周二魯。二魯

回書甚辨其無龍湖伽藍可表他先與耿有隙之時
京中人爲耿一邊者。我有計調護卓老爲卓老一邊
者。我百計調護侗老爲他費了多少心力。今日乃遭
此。隨他打我罵我。我只受而不報。予見此三書。因答
之云。此馮亭之計也。耿叔瑩爲人極謹慎。若謂史道
有間。叔臺不辨有無。則可。若說叔臺從而落井下石。
害我則不可。蓋彼皆君子路上人。決無有匿怨友人。
陽解陰毒之事。又我與天瑩所爭者。問學耳。旣無辨
卽如初矣。彼我同爲聖賢。此心事天日可表也。

○○答馬侍御

僕老矣、唯以得朋爲益、故雖老而驅馳不止也。盤山古佛道場、寶積普化、高風千古、何幸得從公一遊耶。時見太丘、令人心醉。紀羣之間、又不意孔北海因是而發、拜兩益之友也。已買舟潞下、邇龍門、卽先登矣。先此奉復、不備。

○與歐楚侗

世間萬事皆假、人身皮袋亦假也。然旣已假、合而爲人一失、誠護百病、頓作可以其爲假也。而遂不以調。

攝先之心誠求之乎今日之會調劑之方也要在兄
心誠求之耳此成已成物一體之學侗老所以真切
示人者兄獨不聞之乎若謂大休歇人到處自在只
好隨時着衣喫飯度日則孔聖何以汲汲孟氏何以
遑遑達磨不必東度青牛不之流沙從前祖師棒喝
交馳建立道場作人天眼盡爲沒來由底漢矣此必
有不容自己者韓子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身也他是文儒尚是道此况以賢聖自命
者哉知已終日釣臺整頓收拾十分全力用之友朋

而推其餘者以理紛雜此正所望以承先聖者恐諸公未悉故于此日獨申明之云

○○與城老

本選初十日吉欲赴沁水之約聞分巡之道欲以法治我此則治命決不可違也若他往是違治命矣豈出家守法戒者之所宜乎止矣止矣寧受枉而死以奉治命決不敢僥倖苟免以逆治命是的也大抵七十之人平生所經風浪多矣平生所貴者無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貴無事故辭官辭家避地避世孤孤獨

獨窮臥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寧義而餓不肯苟飽寧
屈而死不肯倖生此其志頗與人殊蓋世人愛多事
便以無事爲孤寂樂無事便以多事爲桎梏唯我能
隨寓而安無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使我苟不
值多事安得聲名滿世間乎自天臺與我再合并以
來一年矣今又幸有此好司道知我是又不知何處
好風吹得我聲名入于分巡之耳也爲之忻幸者數
日更敢往山西去邪只有黃安訂約日久不得不往
原約其往至臈盡兄無事可與鳳里送我到彼蓋黃

妄去此不遠。有治命。終不曾避。若山西則出境遠矣。治命或不得達。是以決未敢去。再爲我謝東里公。肯念我爲我辨釋。生非水石。豈能忘恩哉。但謂湖上之築皆出友山。則誣友山甚矣。友山鄙吝不堪。此處不曾捨半分。唯維摩菴是友山七十金全物耳。所費之數。只此矣。此湖上築皆四方大賢及京師尊貴。聞有塑佛功德。爭捐俸而來。以圖福報。豈生真有德。以感動之邪。然亦不滿華車之數。所賴衆僧出力。一人可富人家二十人買辦便宜。一件可抵人家二十件。以

此用財少而成功倍耳。既幸落成，佛光燦然，正擬請東公諸公來遊，而忽有沁水之招，是以暫已。今有治命，則遠出，不成。請諸公尚有日也。

○○與耿克念

我欲來已決，然反而思之，未免有瓜田之嫌，恐或以我爲專往黃安求解免也。是以復輟不行，煩致意叔臺并天臺，勿怪我可。丈夫在世，當自盡理。我自六七歲，喪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盡是單身度日，獨立過時。雖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來。若要

我求庇于人。雖死不爲也。歷觀從古大丈夫好漢。盡是如此。不然。我豈無力可以起家。無財可以畜僕。而乃孤子無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勢矣。蓋人生總只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歿。孰與無名。智者自然了了。

○○答友人

承示一貫說。客生稱其高出俗儒萬倍。誠然哉。二祖信心銘有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余謂本無一又何。

守乎一與二爲對。既有一卽便有二。以至十百千萬而不可窮。生歿相續。無有窮了。正是坐在生歿窟中。而謂能了生歿。吾不信也。此乃落下一枝以告曾子。原不是告顏回語。告顏回直告以克己。克己者無己也。無己可克。故曰克己。嗚呼。無己盡之矣。若曾子豈可語此。苟不告以一貫。便無可執。便無所守。是以顏子沒而其學遂亡。故曰今也則亡。是絕學也是以哭之。慟也不然。曾子子思等皆在。何曰今也則無乎。願細審之。莫曰顏子難繼而自委也。

○○○與弱侯焦太史

自去秋八月定林到此得接翰教今十餘月矣四序再更而音耗缺然兄其不復教我乎然弟之念兄深矣定林自到此便住天中山無說無言緊守關門一如在京時候然向雖未得活猶成一死和尚也今則弄成一個不死不活和尚矣豈不哀哉雖是根羶生就亦是志氣全無今姑侯之或陶鎔之久更得成就一不死漢未可知耳此間自八老去後寂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亦全不

覺欠少甚麼。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將至。蓋真切友
朋。生處在念萬分精進。他人不知故耳。自今實難度
日矣。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無館住宿。不數日又
回。今年三月。復至此中。擬邀無念初入地菩薩。曾承
菴向大乘。居士泛舟至白下。與兄相從。遍叅建昌西
吳諸老宿。重念龍溪老沒矣。近老亦又老矣。五臺老
未知仕止如何。兄以蓋世聰明。而一生全力。盡向詩
文草聖場中。又不幸而得力所嗜好者。真堪與前人
爲敵。故于生死念頭。不過一分兩分微。而又微也。如

此又當慶窮之日未必能爲地主是以未決所幸菩薩不至終窮有柳塘老以名德重望爲東道主其佳婿曾中野捨大屋以居我友山兄又以智慧禪定爲弟教導之師真可謂法施食施檀樾施兼得其便者矣此夏當從此度日未得會兄也然念兄實不容不與弟會者兄雖強壯之年然亦幾于知命矣此時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勢愈忙精力漸衰求文字者造門日已益衆恐益不暇爲此矣白下雖多奇士有志于生歿者絕無一紙有認菴一人稍見解脫而

志氣充劣彼何人斯亦欲自處于文學之列乎他年
德行不成文章亦無有可悲也夫文學縱得列于詞
苑猶全然于性分了不相干况文學終難到手乎可
咲可咲可痛可痛雖然彼人不知自痛而我乃爲之
痛亦可痛可咲也已雖然亦要之知自痛耳功名富
貴等平生盡能道是身外物到此乃反爲主而性命
反爲賓矣我與兄相處惟此一事故不覺重疊如此
幸終教之法界觀幸與我一部付常覺來定林亦相
從在此

○○又

高使至聞尊大人果爾則老人已得所矣兄之大孝亦自當從時稱舉也時未暇稱奠待高使回當致微敬此間事舍親到且能言之侗老人京後有書來甚與諸老相契蓋向時有聞名而未見面者至是更加景仰以其平懷不作風浪卽此可知侗老之養矣而朝廷得人之慶豈不更可喜哉以兄樂聞故弁及所可惜者楚慳已作古人矣兄喪葬畢須到此一哀之弟便隨兄還白下也餘無言

○答李惟清

此間供養甚備。卽是諸公之賜矣。旣承供養。又受折禮。母乃太貪饗乎。將留之以爲回途之費。則衡湘旣接。我來自然。復送我去。又不須我費念也。若留阿堵于囊中。或有旅次之虞。懷資之恐。重爲兄憂。未可知矣。幸察予之真誠。使得還璧。

○○答梅瓊宇

承念極感。生所以出家者。正謂無有牽掛。便于四方求友問道而已。而一住黃麻二邑。遂十六載。可謂違

却四方初志矣。故晉川公遣人來接。遂許之。又以此老同者。救我之恩。不敢忘。相念之勤。不能已。可去之會。又適相值也。然友山愛我之心。甚于晉老。知己之感。亦甚于晉老。其救我之恩。雖晉老或未能及。何也。耿門三兄弟。皆其兒女之托。至親也。天臺又其嚴事之師。楚空又其同志之友。若叔臺之相與親密。又其不待言者也。夫論情。則耿門爲至重。論勢。則耿門爲尤重。乃友山頓舍至重之親。不顧尤重之勢。不啻而極力救護。一孤獨無援之老人。則雖古人亦且難之。

恐未易於今人中求也。乃今以友山故幸得與天臺
合。并方出苦海。卽舍而他去。則生真忘恩負義之人
矣。是豈友山蓋精舍以畱生之本意哉。是以生雖往
山西。斷必復來。寧死于此。決不敢作負恩人也。本約
以是月初十往。開春便回。不意又聞史道欲以法治
我。是又天不准我往山西去也。理又當守候史道嚴
法以聽處分矣。想晉老聞之。亦能亮我草草奉復。幸
一照。

○○○與焦漪園

空菴上人去後，鴻便杳然。想近日又爲北上計矣。時
事轉眼，卽變人生。易老何自苦？乃爾自欲爲子孫不
可動之謀，而自身不可有則，誠可咲哉。如真兄近況
何如？侗老道有書促之至天，竊恐此兄纏縛亦難出
門。定林不可不來也。來卽爲久任之計，非惟佞佛有
場，坐禪有所。且侗老亦知愛之，不以方外生憎也。煩
爲促之一至。萬萬如真兄，欲以李揚舊稿見遺。至今
未到。北陵先生年高矣，近亦何狀邪？千里阻隔，徒爾
踟躕。寐非但孤寂，無聞。偶開書帙，欲以散悶，而奇字奧

義無從問卜。反增悶耳。譬如六家各爲一家。而以名家爲禮官。則是儒家之一支不成家矣。太史氏謂使人儉而善。失真善。失真是也。儉豈禮官事乎。墨家以強本節用爲教。故以儉爲家。孟氏以兼愛闢之。又從儉上推一層。是說墨之枝葉。何以服墨之心哉。幸畧推言之。以教我。諸如此者。殊多筆端難形。故不盡楮。

○○與耿克念

前書悉達矣。嫌疑之際。是以不敢往。雖逆尊命。不敢辭。幸告叔臺與天臺。恕我是感。竊謂史道欲以法治。

我則可欲以此嚇他去則不可夫有罪之人壞法亂治案法而究誅之可也我若告饒卽不成李卓老矣若嚇之去是以壞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則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與麻城奚擇焉故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我身不可辱是爲的論非難明者

○答駱副使

某龕踈無用人也又且傲慢好自用夫自用則不能容物無用又不能理物其得爾三載于滇中者皆我

公委曲成全之澤也。物猶知感而況人乎。優游以來終年兀坐戶外。事無知者。是以無由致私祝于下執事也。乃過辱不忘自天及之。何太幸。何太幸。寂寞枯槁居然有春色矣。新邑僻陋實甚。然爲居食計則可保。終老免逼迫之憂。何者。薪米便也。若爲學道計則豪傑之難久矣。非惟出世之學莫可與商。證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是以閒春便理舟楫動遠遊之興。直下赤壁磯頭矣。而筋力旣衰老病遽作。不得已復還舊隱。且賤眷爲累亦未易動移也。則

其勢自不得不閉戶獨坐日與古人爲伴侶矣重念
海內人豪如公者有幾不知何時按臨此土俾小子
復遂樞趨之願乃以近年學古所獲者一一請正于
大方也

○答周友山

我因人說要拆毀湖上芝佛院故欲卽刺蓋閣于後
使其便于一時好拆毀也芝佛院是柳塘分付无念
蓋的芝佛院扁是柳塘親手題的今接蓋上院又是
十方尊貴大人布施俸金蓋以供佛爲國祈福者今

貴縣說階者不見拾半文而暗囑上司令其拆毀是
何賢不肖之相去遠乎我此供佛之所名爲芝佛上
院卽人間之家佛堂也非寺非菴不待請旨勅建而
後敢創也若供僕之所亦必請旨不係請旨則必拆
毀則必先起柳塘千九原而罪之又今鄉宦財主人
家所蓋重簾盡閣斗拱諸僭擬宸居者盡當拆毀矣
何以全不問也

○○與焦弱侯

六月初曾有書托承差轉達想當與常順先後到也

日來與劉晉老對坐商證方知此事無窮無盡日新
又新非虛言也王龍溪先生新刻全部真是大了手
好漢可謂三教宗師可憎生同其時者徒貴耳而賤
目使今日有室邇人遠之嘆耳京中有聰明漢子否
但得回此心向般若門中卽爲幸事勿太責備也黃
岡涂明府先生與劉晉老往復教言一紙便中附上
請正便知弟此伏中甚有得朋之益快活不可當故
雖熱不覺熱矣餘無言

○○○與馬伯時

外人言語難信。昨史道只對鄧東里一問耳。雖有問不甚重也。而好事者添捏。至於不可言。何足道。何足道。但恐我輩自處實有未是。則自作之孽。將安所逃乎。今唯有學佛是真學佛。做人是真做人。便了。若犯大禍。我自出頭當之。不敢避也。我此一等與世上人真不同。設有一點欺心罪過。愧死久矣。不待他人加一言也。況加以法邪。故我一生只是以法自律。復依律以治百姓。是自律最嚴者。莫我若也。但自律雖嚴。而律百姓甚寬。今自律之嚴。已七十載矣。環視大地。

衆生再無有一人能如我者矣。誰敢不以律處我而妄意逐我邪？朝廷之法死有死律，軍有軍律，邊遠克軍有邊遠克軍律，口外爲民有口外爲民律，非軍非民只是遞解回籍，則有遞解回籍律。年老收贖則又有收贖律。我今只知恭奉朝廷法律，也要如律。我乃聽如律，必須奏上請旨。雖有司道官不請旨而敢自擅天子之權乎。

○與潘雪松

汪鼎甫讀書人也。會讀書又肯讀書。政好在此讀書。

而家人來催回赴試矣。試中當自識拔不勞公彙薦。但公先容也。鼎甫沈潛朴實似一塊玉。最好彫琢。願公加意礪礪之。毋以酸道學灌其耳。假道學羣侶。沮其未彫未琢之天也。

○與李惟清

日者之來承諸公賜顧。僕以山野樗散之人。當之太折福矣。夫承顧不敢不拱候。利見大人也。承賜不敢不權拜受。不敢爲不恭也。今已數日也。身既無入公門之禮。而侍者又皆披緇之徒。雖欲躬致謝而親返。

璧其道固無由也計惟有兄可能爲我委曲轉致之
庶諸公不我怒或不我罪云耳謹將名帖并原禮各
封識呈上幸卽遣的當人照此進入免致往還使老
漢爲虛讓是感

○○與馬伯時

熱極未敢出門聞一夏殊健可喜耳欲知南中諸友
近息此三書可大槩也看訖幸封付大智發還君家
有信并附上所喜者南中友朋愈罵愈攻而愈發憤
此間朋友未能三分忠告而皆欲殺我矣然則人之

眞實志之誠切氣之豪雄吾矢發必中皆可羨者何也彼初非有所爲而興特無朋友攻擊未免怠緩故一激卽動如此耳然則爲名與爲利者雖日在講學之列無益矣

○○○與焦漪園太史

無念旣入京便當稍畱何爲急遽奔回毒熱如此可謂不自愛之甚矣此時多才畢集近老又到正好細細理會日淘日汰胡謂平遽歸哉豈自以爲至足無復商度處邪天下善知識尚未會其一二而遂自止

可謂志小矣。心齋刻本壁入。幸查收。此老氣魄力量。實勝過人。故他家兒孫過半如是。亦各其種也。然此老當時亦爲氣魄虧。故不能盡其師說。遂一槩以力量擔當領會。蓋意見太多。窠臼遂定。雖真師真友將如之何哉。集中有與薛中離諸公辯學處。殊可咲咤。可見當時諸老亦無奈之何矣。所喜東崖定本盡行削去也。又以見儒者之學全無頭腦。龍溪先生非從幼多病。愛身見得此身甚重。亦不便到此。然非多歷年所。亦不到此。若近溪先生則原是生死大事在念。

後來雖好接引儒生。搭着論語中庸。亦謂伴口過日耳。故知儒者終無透徹之日。况鄙儒無識俗儒無實。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節狗名者乎。最高之儒。狗名已矣。心齋老先生是也。一爲名累。目入名經。決難得脫。以是知學儒之可畏也。周濂溪非但希夷正派。且從壽涯禪師來。分明宗祖不同。故其無極太極通書等說。超然出羣。明道承之。龜山衍之。橫浦豫章傳之。龜山延平復得豫章親旨。故一派亦自可觀。然撓和儒氣。終成巢穴。獨橫浦心雄志烈。不怕異端名色。直

從慈嶺出路。慈湖雖得象山簡易直截之旨。意尚未滿。復參究禪林諸書。蓋真知生死事大。不欲以一知半解自足已也。至陽明而後。其學大明。然非龍溪先生緝熙繼續。亦未見得陽明先生之妙處。此有家者。所以貴于有得力。賢于有道者。所以尤貴有好得力。兒孫也。心齋先生之後。雖得波石。然實賴趙老篤信。佛乘超然。不以見聞自累。近老多病。怕死終身。與道人和尚輩爲侶。日精日進。日禪日定。能爲出世英雄。自作佛作祖而去。而心齋先生亦藉以有光焉。故耳。

故予嘗謂趙老羅老是爲好兒孫以封贈榮顯其父
祖者也。王龍溪先生之于陽明是得好兒子以繼承
其先者也。文王雖至聖得武周而益顯懷讓雖六祖
之後已降稱師乃其傳之馬大師仍復稱祖吾以是
稱諸老可謂無遺憾。今所未知者陽明先生之徒如
薛中離之外更有何人。龍溪之後當何人以續龍溪
先生耳。若趙老則止有鄧和尚一人。然鄧終不如趙
然亦非趙之所開悟者也。弟閭中無事好與前輩出
氣大率如此。奈孤居無倡莫可相問處以爲至恨耳。

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
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畧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
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畧
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宇但見其一瀉
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
稿亦略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
蓋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足之
耶抑未詳之邪若此人尚不足天下古今更無有可
足之人矣則其所足者又可知也弟以賤眷尚在欲

得早晚知吾動定故直往西湖下居與方外有深意者爲友杜門深處以盡餘年且令家中又時時得吾信也不然非五塋則伏牛之山矣蓋入山不深則其藏不密西湖終非其意也余觀世間非但真正學道人少稍有英雄氣者亦未之見也故主意欲與真山真水交焉外近作一冊四篇奉正其二篇論心隱者不可傳類林妙甚當與世說竝傳無疑餘未悉

○復劉肖川

尊公我所切切望見公亦我所切切望見何必指天

以上系本言 卷一
以明也。但此時尚大寒。老人安敢出門。又我自十月
到今。與弱侯刻夜讀易。每夜一卦。蓋夜靜無雜事。亦
無雜客。只有相信五六輩。辯質到二鼓耳。此書須四
月半可完。又其中一二最相信者。俱千里外客。予入
畱都。攜家眷賃屋而住。近我永慶禪室。恐亦難遽舍
撇之。使彼有孤負也。我謂公當來此。輕舟順水。最便
百事俱便。且可以聽易。開闊胸中鬱結。又弱侯是天
上人家。事蕭條如洗。全不掛意。只知讀書云耳。雖不
輕出門。然與書生無異也。公亦安來會之。何必拘拘。

處守若兒女子歿乎千萬一來行望望不可不來不
好不來亦不空不來官衙中有何好而坐守其中不
病何待丈夫漢子無超然志氣求師問友于四方而
責老人以驅馳悖矣。快來快來若來不可帶別人只
公自來他人我不言也。如前年往湖上相伴令舅之
輩真定康棍之流使我至今病悖也。最可憾也。讀易
輩皆精切漢子甚用心甚有趣真極樂道場也。若來
舟中多帶柴米此中柴米貴。焦家飯食者六百餘指
而無一畝之入不能供我。安能飯客。記須帶米不帶

柴亦罷草草未一一幸照亮

○復楊定見

文章若未到。家須到家。乃已。既到家。又須看命。安命。命苟未通。雖楊雄。東方生。且無之。奈何。況吾儕乎。平生未嘗有十年二十年工夫。縱得之。亦當以僥倖論。不得。則其常未可遽以怨天尤人爲也。在今日。只宜自信。自修。益堅。益厲。務求到家。而後已。必得前進。而後快。斯爲男兒志氣耳。且既讀書爲弟子員。若不終身守業。則又何所事。以度日乎。如種田相似。年年不

輟時時不改有秋之獲如此無成之歲亦如此安可
以一耕不獲而遂弃前事邪念之念之劉公于國家
爲大有益人於朋友爲大可喜人渠見朋友形骸俱
遺蓋真實下問欲以求益非借此以要名如世人之
爲也

○○○與劉肖川

人生離別最苦雖大慈氏亦以爲八苦之一況同志
乎惟有學出世法無離無別無愛無苦乃可免也故
日吾知免夫尊翁茲轉甚當但恐檀越遠去外護無

依不肖當爲武昌魚任人膾炙矣。公心勝肝胆原是
一付而至今未離青衿行輩則時之未至但當涵養
以俟不可躁也。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此非
直爲馬伏波寬譬蓋至理耳。龍溪先生全刻雖背誦
之可學問在此文章在此取科第在此就功名在此
爲經綸叅贊之業亦在此只熟讀此無用他求他求
人不精不得力矣。

○與梅長公

人傑也。獨知重澹然。澹然從此遂洋溢聲名于後

世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公安以此大爲濟
歟。慶真聰明真猛烈真正大不意衡湘老乃有此兒
又不意衡湘老更有此侄兒也。羨之慕之功名榮華
公分內物。唯有讀聖賢書以增益其所未能爲祝。僕
出遊五載行幾萬里無有一人可爲至聖大賢者歸
來見爾弟兄昆玉如此如此真爲不虛歸矣。

○○與周貴卿

新刻一冊奉覽久不聞問知公不以我爲慢也。僕與
先公正所謂道義之交者非以勢交非以利友彼我

相聚無非相期至意朝夕激言無非肝鬲要語所恨
僕賦性太窄發性太急以致乖迂難堪則誠有之然
自念此心實無他也雖友朋亦咸諒我之無他不特
先公然也此則僕所自知凡僕平生故舊亦無不以
此知我者豈有令先公而不知我乎世未有以正道
與人交以正言與友朋相告而反以爲罪者恐公未
諒耳

○復夏道甫

公何念我之甚也公何念我之甚也感刻感刻不肖

世。期。未。上。蓋。所。在。是。客。僕。本。是。客。又。何。必。以。龍。湖。爲。
是。客。舍。邪。但。有。好。主。人。好。供。給。卽。可。安。心。等。歟。汪。鼎。
甫。府。考。無。名。想。時。未。利。耳。然。鼎。甫。原。是。讀。書。者。何。患。
不。進。學。邪。有。便。可。勉。勵。之。再。勤。學。數。年。便。當。大。捷。矣。
區。區。一。秀。才。何。足。以。爲。輕。重。同。事。諸。公。乞。叱。名。致。意。

○○○與周友山

最。恨。戒。禪。師。復。來。倫。蘇。子。瞻。戒。禪。師。雲。門。嫡。孫。也。載。
之。傳。灯。爲。雙。泉。寬。第。一。子。寬。受。雲。門。大。師。卽。可。方。再。
傳。便。爾。舛。錯。復。受。後。有。則。傳。燈。諸。有。名。籍。者。豈。能。一。

一出世了、生歿乎、既不能了、則學道何益、僕實爲此、
懼、且戒禪師縱不濟事、定勝于瞻幾倍、一來蘇家投、
胎、便不復記憶、前、身、前、事、賴、叅、寂、諸、禪、激、發、始、能、說、
得幾句義理禪耳、其不及戒禪師、不言、又可知也、況、
於文字上添了許多口業、平生愛國憂民上又添了、
許多善業、臨到常州回首時、不但這幾句義理禪作、
障業、我知平生許多善業口業、一一現前、必定被此、
二業牽去、又不知作何狀矣、愈來愈迷、求復爲東坡、
身、我知其不可得也、蓋學道之人、本以了生歿爲學、

學而不了。是自誑也。老子云。吾有大患。謂吾有身。若
吾無身。更有何患。古人以有身爲患。故欲出離以求
解脫。苟不出離。非但轉輪聖王之極樂極富貴。釋迦
老子不脩有之。卽以釋迦佛加我之身。令我再爲釋
迦出世。教化諸衆生。受三界二十五有。諸供養。以爲
三千大千世界人天福田。以我視之。猶入廁處穢掩
鼻。閉目之不暇也。何也有身是苦。非但病時是苦。卽
無病時亦是苦。非但死時是苦。卽未死時亦是苦。非
但老年是苦。卽少年亦是苦。非但貧賤是苦。卽富貴

得意亦無不是。苦者知此極苦。故尋極樂。君不見劉
思雲垂絕時乎。但知思雲垂絕之苦。不知其正前呼
後擁時。驚心動念。苦已萬倍矣。特迭在苦中。不自覺
耳。彼不學道。早求解脫。不必言矣。不知戒禪師何以
強顏復出也。果如戒禪師。則與不知叅禪學道者一
律。未審于何處過。幸一教我。業緣易染。生死難當。僕
非病。這一番未必如此着忙。

○與夏道甫

有毳欲染青。當用何值。幸實告我。只與人家一樣直。

但恃愛得真青足矣。爲託程王峯。此時尚未熟。猶可下手如許。卽奉直與我俱往。如的的須秋。則待秋也。歎不如此時爲妙。我比布難染。須另說價。

○復夏道甫

承惠感感。當不得也。生不敢殺生。肉謹領。活物二。謹璧。幸照之。

○○與焦弱侯

焚書五冊。說書二冊。共七冊。附友山奉覽。乃弟所自覽者。故有批判。亦願兄之同覽之也。是以附去耳。外

坡僊集四冊批點孟子一冊并往請教幸細披閱仍
附友山還我蓋念我老人抄寫之難紙筆之難觀看
之難念此三難是以須記心復付友山還我也且無
別本矣坡仙集差訛甚多文與可簞簪竹記又落結
句俱望爲我添入坡公集雖若太多然不如是無以
盡見此公生平心實愛此公是以開卷便如與之面
敘也古今至人遺書抄寫批點得甚多惜不能盡寄
去請教兄不知兄何日可來此一披閱之又恐弟死
書無交閣處于難萬難捨不肯遽歿者亦祇爲不忍

此數種書耳，有可交付處，卽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歿後瞑目也。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念世間無有讀得李氏所觀看的書者，況此間乎？惟有袁中夫可以讀我書，我書當盡與之。歿性懶散，不收拾計，此書入手，隨當散失。嗚呼！此書至有形粗物，尚徬徨無寄，況妙精明心哉！已矣，已矣！中夫聰明異甚，真是我輩中人，凡百可談，不但佛法一事而已。老來尚未肯死，或以此子故，骨頭又勝似資質，是以益可喜。明秋得一名目入京，便相見。

也。世間有骨頭人甚少。有識見人。尤少。聰明人。雖可。喜。若不兼此二種。雖聰明。亦徒然耳。李氏藏書中。范仲淹改在行儒。劉穆之改在經國。臣內亦可。此書弟又批點兩次矣。但待兄正之。乃佳。弟真不可一日無兄。亦無一刻不念兄。無一時不若與兄相見者。但其如老人無筋力。難移動。何哉。入京事。自當過我。哀念矣。寄我三書俱到。無念又作秣陵行。爲訓蒙師。上爲結交幾員官。次爲求幾口好食。幾貫信施鈔而已。我所與者。盡只如此。傷哉。傷哉。不死何待也。

○與友人書

承公問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國十萬餘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萬餘里矣。及抵廣州南海。然後知我大明國。十先有堯舜。後有周孔。任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于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羣聚喧雜。讐對各得傍不得。

以其間闕之使。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
諛。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但不知到
此。何爲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
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

○○○寄焦弱侯

明春兄可奉差來也。祇是漢陽尚未有憐我者。苟劉
公別轉以去。則江上早晚風波。又未可知。恐未可取
必于此專候兄來矣。楊復老未知友山入川有書與
之。弟竊觀書中意。大爲斯道計。慮故大爲解紛。此

或。出。自。傳。聞。當。無。如。是。事。也。夫。耿。老。何。如。八。載。身。繫。
天。下。萬。世。之。重。雖。萬。世。後。之。人。有。未。得。所。者。心。且。憐。
之。況。如。弟。者。其。鍾。愛。尤。篤。至。乃。眼。前。一。失。所。物。耳。安。
得。不。惻。然。相。攻。擊。以。務。反。于。經。常。之。路。乎。謂。我。不。知。
痛。癢。則。可。若。謂。耿。老。烏。藥。太。峻。則。謬。甚。矣。此。蓋。悞。聽。
風。聞。如。此。間。所。接。三。人。書。稿。者。今。將。三。人。書。藁。錄。上。
便。知。風。聞。可。笑。大。抵。如。此。矣。夫。道。本。中。庸。苟。毫。釐。未。
妥。便。是。作。怪。作。怪。卽。謂。之。妖。如。何。心。隱。本。是。一。个。英。
雄。漢。子。慧。業。文。人。歿。所。言。者。皆。世。俗。之。所。驚。所。行。者。

皆愚。惜之所怕。一言行。卽爲人驚怕。則其謂之妖。奚
日。不宜。若方湛。一雖聰明靈利。人物俊偉。能武能文。
自足動人。而無實盜名欲。遂以其虛聲。鼓賢者使從。
已。則亦人之妖也。何可怪也。至如第。則任性自是。遺
棄事物。好靜惡譴。尤真妖怪之物。只宜居山。不當入
城近市者。到城市。必致觸物忤人矣。旣忤人。又安得
不謂之妖人乎。獨一念好賢。又根諸性。非近大城郭。
則不可以得勝已之友。故我以爲勝已人。或未然是。
以指目爲妖。非但耿老有是言也。第實感此老之錯。

鍵而可以爲不悅我乎。早晚當過黃安。與其起居數
時。庶可以盡此老之益也。乃者楊復老卽以原壤見
推。是何下視原壤而厚推不肖也。夫壤古之狂也。孔
子之所許以爲善人。而日以中行之極望之者也。故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渠蓋能不踐舊跡者。及至
不可得而後思狷者。如伯夷等倫已非夫子之初心
矣。故曰吾與點也。點又不可得。乃思歸與以一貫受
一唯之參。而中行遂絕望。觀自言回死則亾。未聞有
好學者。則參雖一唯亦不得。謂之好學矣。何也。狷者

終○非○狂○士○比○也○雖○擇○善○固○執○終○不○能○心○齋○而○坐○忘○也○
以○此○故○未○敢○以○好○學○許○之○若○壤○直○不○入○室○耳○使○其○知○
學○則○固○顏○子○等○倫○也○安○可○少○也○如○弟○者○執○迷○不○反○已○
非○聰○明○穎○悟○之○夫○性○又○狷○介○不○能○會○於○無○方○之○道○真○
虛○生○浪○死○之○徒○耳○而○目○我○爲○原○壤○則○壤○之○不○幸○可○知○
也○所○賴○向○往○真○誠○求○友○專○切○平○居○惟○耽○勝○已○友○朋○不○
如○已○者○不○願○與○處○是○以○天○資○雖○或○魯○鈍○而○從○此○真○積○
或○可○幾○于○一○唯○之○參○但○恐○時○邁○年○過○歲○月○不○肯○待○人○
云○耳○興○言○至○此○殊○覺○顧○心○惟○願○諸○老○不○以○老○朽○弃○我○

俱如耿老真切教我則未死之年待死之身或見天
日當世生生其爲涅槃勝會木座上酬樂育深恩
永侍杖屨不敢自暇矣非敢爲佞非敢爲佞第意在
漢陽侯兄爲多光山蔡君雖未識荆但往往聞其好
賢樂道近雖有所聽聞或恐亦如附上三氏之教言
耳皆以影響爲真實無怪其舛也

○與鳳皇

依教作字二樣甚不佳取其人可也一身漂泊何時
底定昨爲白下客今日便爲濟上翁矣濟上自李杜

一經過至今樓爲太白樓經過淮濟者泊舟城下卽見太白樓三亭儼然如照乘之璧池經千百載尚爲南池又爲杜陵池池不得湮詩尚在石門彼又何人乃能使樓使池使任城之名竟不能滅也吾輩可以懼矣真是與草木同腐也哉

○與伯時馬侍御

奉上樓中扁額一軒中扁額一又以衡門爲藥徑盡白爲松門各一并樓中聯句一對俱勿刻但粘帖扁上使字畫精彩不失異日當與佳樓並稱天中之絕

矣原非咲也門牖雖當風雨然以生桐油漆封其上
堅固垂久無異石刻幸照亮之臨行艸此幸無以俗
人不悅故弄樓成或有高興與真樵青蓮竝轡而往
當更妙也

○○與友人

顧沖菴畢竟又不用矣不用當益老生嘗試評之顧
沖菴具大有爲之才負大有爲之氣而時時見大有
爲之相所謂才足以有爲而志亦欲以有爲者也梅
衡湘亦具大有爲之才而平時全不見有作爲之意

所謂無爲而自能有爲者也。此二公之別也。然皆當
今之傑也。未易多見者也。顧沖菴氣欲蓋人而心實
能下人。梅衡湘時時降下于人而心實看不見人。此
又二公之別也。歿亦當今之傑也。未易多見也。在寧
憂時以不干已之事而能出力以成大功。其有爲也
如此。今居大同軍民夷虜若不見有巡撫在其地者。
其安靜不爲也。又如此。所謂真人傑者。非邪。顧沖菴
老矣。今年六十一矣。再過五六年。悲歎矣。老不老。人
不歎於英雄何損。但今日邊方漸以多事。真才日以

廢黜不免令人搯腕而太息耳余不見冲菴一十八年矣

○○○與友人

今年病多以病多故歸來就塔旣到塔所病亦旋愈愈又復病大抵人老風燭春寒自歿不久方病時百念灰冷唯知安坐以須時歿一愈則種種又生發可知千古聖賢亦無奈此心何矣計今所至切者唯有兩事一者自老拙寄身山寺今且二十餘年而未嘗有一毫補于出家兒反費彼等辛勤服侍驅馳苦

之苦心欲因其日誦法華卽于所誦經品爲之講究
大義而說過亦恐易忘次欲爲之書其先輩解註之
近理者逐品詳明抄錄出來使之時時觀玩則久久
可明此經大旨矣又將先輩好詩好偈各各集出又
將仙家好詩儒家通禪好詩堪以勸戒堪以起發人
眼目心志者備細抄錄今亦稍得三百餘紙再得幾
時盡數選出俾每夕嚴寒或月牕風簷之下長歌數
首積久而富不但心地開明卽令心地不明胸中有
數百篇文字口頭有十萬首詩書亦足以驚世而駭

俗不謬爲服侍。李老子一二十年也。此則予心之獨切者。恐其一旦遂死。不能成竟抱一生素飽之恨。此是予一種牽勝債也。又三年南都所刻易因。雖焦公以爲精當。然予心實未了。何者。文王因象以設卦。因卦以立爻。而夫子爲之傳。直取本卦爻之象而敷衍之。卽所繫之辭而解明之。極易看亦極難看。何者。後儒不知聖人之心。而徒求之于高遠。是以愈離而愈穿鑿。至今日遂不成文理耳。何以能使人人修身齊家而平天下乎。夫文王係易在羑里時也。此何時也。

字字皆肺腑。一人之心通乎天下。古今人之心。然後
羣里可出也。故予以爲夫子者。實文王之所攸賴。不
然。雖有易。無人讀之矣。何也。不知所以讀也。惟夫子
逐字逐句訓解得出。而後文王之易。燦然大明于世。
然後之讀夫子之易者。又弁夫子之言而失之。則如
李卓吾者。又夫子所攸賴。不然。雖有夫子之善解。而
朱文公先輩等。必皆目之爲卜筮之書。是以幸不見
戲于秦。其精者。又徒說道理以誑世。何益于人生。日
用參贊化育事邪。故予仍于每日之暇。熟讀一卦兩

卦時時讀之時時有未妥則時時當自如今又已改
正十二卦矣此非一兩年之力決難停妥是以未甘
卽死也尚期了此二事乃死故我心中真無一刻之
暇豈亦不知老之將至者邪笑笑非假非假了此二
件則吾死瞑目矣劉晉老人去曾有書否我欲托晉
老作一書與偶愚專專勸其回心講和爲佳此事只
可一辨白各人心事而已安可久也世人無見識每
每當真爲之不知天下之最宜當真者惟有學道作
出世之人一事而已其餘皆日用食飲之常精亦得

粗亦得飽亦得不甚飽亦得不必太認真也唯公可以語此語者故便附去

○○復梅客生

陶公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王摩詰請之云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蓋譏其不忍彭澤之小屈而屢受屈于扣門耳袁二若能終身此道咲傲湖山如今之爲則後來未必無扣門日子若以次入京旋來補缺終不免作進學解以曉諸生則此刻恐成大言矣願公勿羨之得行志時且行若志士

民仰蓋公之臥治戎夷賴李牧之在邊積功累勩亦
佛菩薩所願爲者若計此時有具眼人能破格欲求
千里駿骨難矣上元燈火無論多寡于襄陽二千石
不爲少雲中君油三斤不爲多總不如窮釋子昏昏
黑黑坐而假寐也一咲

○與潘雪松

本欲往南又欲往豫章會未會諸友矣徬徨未定復
同省川至潞河登舟獲途見老丈于城下雖非僕之
得已然亦可途調僕之無可奈何哉士爲知己者死

卽一見知己而死歟不恨矣。所欲暫傍西山僧舍已託叔台丈遣使尋討矣。至日倘遣一使迎我二人亦大幸也。房費日費已辦不勞掛心。

○○○與焦弱侯

耿子健歸承教言足矣。乃有許多物不大爲寒士費乎。中間教以勿談並事此。弟所素不知談者不知兄何所聞而云爾也。弟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旦不遇時事奔走方在事中猶如隴啞全不省視之矣。豈以今日入山之緩而故喜談樂道之哉。實無有是語也。所

讀立言云者。不過一時憤激之詞。非第事也。第志也。待木之人。望兄速了業緣。以闡揚光大此學爲不朽事業。不敢專以有盡有漏之圖期兄。故輒及之文章。嗚世與道德。垂芳等歿衆生盡時。則此名盡大丈夫。不願寢處其中也。貫齋出京當已久。仲崔乾齋諸兄入覲。并一二會試同志。載得相聚。艸野之人。嬾散不欲馳書京國。歿此懷則嘗在左右也。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披閱。得與其人會覲。亦自快樂。非謂有志于博學宏詞科也。嘗謂載籍所稱。不但赫然可紀。

述于後者是大聖人縱遺臭萬年絕無足錄其精神
巧思亦能令人心羨况真正聖賢不免被人細摘或
以浮名傳頌而其實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
辨雪故讀史時真如與百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
自歎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近有讀史數十
篇頗多發明入九以後雪深數尺不復親近冊子偶
一閱于由老子解乃知此君非深老子者此老蓋真
未易知也呵凍作解老一卷七日而成帙自謂莫踰
今亦未暇錄去待春暖凍解抄出呈上取證何如

○答高平馬大尹

辱示翰，詢寒谷生煖矣。何幸何幸！僕衰朽殘質，自無一解，乃晉老獨憐其無歸而敬養之。山中初不知僕之非伯夷也。嚴冬十日不出戶矣。肅此奉復。幸唯台照。

○答代州劉戶曹敬臺

兩辱遠誨，遠饋恩深愧重矣。生自少無山林之好，既老又無登臨之具，所以跋涉不止者，爲求道也。道在人，不在山。使五臺有半個人，僕曷敢先登矣。不待今。

李士修方訓 卷一
耳。日也。今所恨者。唯是過代。鴈門不曾。掘過長者。門下

○答劉晉川

令郎不癡。令郎外似癡。而胸中實秀穎。包含大志。特
一向未遇明師友耳。自到此。笑語異常。心廣體胖矣。
縱尊嫂有祇續之愛。獨不可以義勸止之乎。何乃同
然一辭。效兒女故態也。僕已決意從潞河買舟南適。
令郎想必送我到彼。安穩停當。然後回還。是的也。

○答潘王

老朽久處龍湖曠焉素居無由長進聞晉川居廬讀
禮謝絕塵緣故不遠一千五百里往就之蓋獨學難
成唯友爲益也世間居官者政務不暇居家者家政
無閒孰獨一身幾不免有窮途之慟矣過隙之晷擲
梭之季七十又二不知賢王何以教之恭惟賢王河
間懿德兼以好善又甚東平正老人所願皈依者況
寵命慨然遠臨之乎拜嘉之間三嘆不已時猶嚴寒
未敢出戶未卜見期謹以爲復

○與焦弱侯

近南川和尚去，曾有數字附之，甚欲得好刻。班史又爲至切，聞館東北轉，則會晤有期矣。此間近得柳老高徒楊門生上壽一書，弟甚喜。後輩有人可爲斯文慶，亦可爲朝廷異日慶，謹以書稿奉覽，俾同喜也。其所著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等時文及幾希不貳與志。伊學顏三論，既係刻本，則白下自當有之。若猶未有，可煩索取觀之，便見其人也。實可喜，深可喜。斯文寥寥如此，安得不令人生難得之遭乎？此人學已入信位，從此精微圓妙，不難矣。幸兄達弟相慕之懷，使其

肯以片言教弟則弟雖家居當叅訪萬倍矣以叅訪
未必遇其人也外南詢錄一冊奉翟秋潭覽之穗潭
有志者想近益精進也并附問之未一

○與耿叔臺

令即令侄決然高中弟因省川促歸遂亦悽然重念
老丈向者之恩未報今咫尺而不一見非情也約以
是月同發一面容顏乃別從此東西南北信步行去
所至填溝壑皆不悔矣先此奉聞倘得近西山靜僻
小小僧舍一寄信宿則旅次有歸出入無虞指引有

使是所望于執事者，想念故人，必無爽也。費已豫備，不缺。

○與夏道甫

夏大朋，字道甫，別號之曰孔修。孔修者何？孔北海之小友王修也。北海大志雄才，博學制氣，少許可，獨許王修曰：「今日能冒難來，唯修耳。」言未畢而修至。故北海與修雖年歲相遠而相得如時輩也。道甫少年時，耳獨能信余親余，不以麻城人之所以憎余者嫌余。豈以余爲有似於孔北海乎？君之辱愛厚矣，故復號。

之口。孔修以嘉其意。

○與汪鼎甫

我暫時未得卽回。爾與方先生馬先生共住。亦不寂寞也。千萬勿念我。并諭懷捷等。安意守舍。多多念佛。我以劉老先生於我有救命之恩。不忍慙然行之。勞擾不比坐之安閒。爾亦自能悉我意。今早晚可到淮安。有僧室安居。亦自與白下等矣。夏初可望我至也。

○與焦弱侯

弟正月末可至黃安。兄如來往弔。可約定牀及一二

相知者至彼一會不惟于耿門弔禮不失亦可以慰
渴懷也至仰至仰弟自三月卽閉門專爲告歸一事
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因茲得盡覽滇中
之勝殊足慰也又得姪安一生爲郭萬民者相從自
三月起頗有尋窈下落處竊自欣幸以爲始可不負
萬里遊又更奇耳此生雖非甚聰慧然甚得狷者體
質有獨行之意今於佛法分明有見雖未知末後一
著與向上關捩然從此穩實大段非莊純夫比矣弟
南北雲遊苦未有接手英雄奇特漢子此子稍稱心

云雖非無盡大年諸老可比然邊地得此亦是奇矣
弟書籍古硯等煩兄爲我查理倘先寄舟中同來更
妙虛谷聞已受辱房產盡落人手恐弟寄物未必存
也李如真兄曾在閩中竟不與我一兩字誠所謂套
中人也倘得至黃安會聚更妙更妙餘未一一因行
者係方訥菴堂弟先欲同弟出去偶有袁武定四府
差便即時同行故于燈下奉訊云耳李翰兄家事近
何如弟此間日夜追思不已也

○與耿子健

劉省川到得道古錄二冊謹附去覽教尚有二冊欲
奉賜侯恐其不欲故未附去試爲我問之何如并爲
道藏書收整已訖只待梅客生令人錄出八月間卽
可寄賜侯再訂一任付梓矣縱不梓千萬垂亦自有
梓之者蓋我此書乃萬世治平之書經筵當以進讀
科場當以選士非湯旻也

○與焦從吾

弟喜時時獲通二家音問值常覺僧又甚伶俐好遊
此僧本好遊又探知弟意如此故強以此緣簿相請

遂粧綴數語於其前非其心也果欲遍閱諸經何處
不可邪見訛菴兄幸出此相訊云湖上語錄又無念
從旁錄出弟以其人好事故不之禁又不知其遂印
行且私兄與訛菴也可咲可咲今已令其勿行之矣
大凡語言非關係要切自不宜輕梓以傳卽關係切
要人亦必傳之又不得已自傳也然言語一關切便
無人肯看縱有看者舉四海之內不過兩三人耳豈
惟當世卽後世亦不過兩三人耳以兩三人之故而
費不如人抄寫一本自覽之爲便如解老等祇宜欲

覽者各抄一冊不宜爲木災也何如何如

○與汪鼎甫

說書一冊時文古義二冊中間可取者以其不着色相而題旨躍如所謂水中鹽味可取不可得是爲千古絕唱當與古文遠垂不朽者也然亦不多幾首爾願熟讀之墨卷無好者故不往

○復焦漪園

人來得書時正入山故喜而有述旣書扇奉去矣此
得君詩左難當必有報我瓊瑤者望之有

詩郎書扇并惠我白扇數握度便時寫寄焉壽言如
命書幅貯竹筒寄空菴上人去今空菴復自九江還
入山不果至白下此筒仍寄團風故復令耿使便過
費奉想必達也東溟兄時在天窩近山從之行但不
同至黃安耳東溟亦不久住此此兄挫折之後收斂
許多姝可喜姝可喜雅娛閣詩序當盛傳文非感時
發已或出自家經畫康濟千古難易者皆是無病呻
吟不能工故此序與高鴻臚銘志及時文引必自傳
世何者借他人題目發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

然則卓吾居士傳可少緩邪。弟待此以慰岑寂平生。無知我者。故求此傳甚切也。個天爲我築室天窩。其整時其少。虞柳塘二丈老焉。絕世靜怡野逸。實無別樣出遊志念。蓋年來精神衰甚。只宜隱也。古今詩刪有剩本。幸寄我。餘見前寄空菴書。并與如真北陵二丈數字。皆煩爲致上焉。楊李二集。幸寄我一覽。又望。

○答僧心如

所言夢中作主不得此疑。甚好。學者但恨不能疑耳。疑卽無有。不破者可喜。可喜。晝旣與夜異。夢旣與覺

異生與無生異滅既與無滅異則學道何爲乎如
何不着忙也願公但時時如此着忙疑來疑去畢竟
有日破矣

○○與汪鼎甫

我于三月二十一日已到濟寧暫且相隨在數時卽
返舟來矣家中關門加謹慎爲妙尔方先生要爲我
蓋佛殿及淨室此發心我當受之福必歸之神必報
之佛必祐之我于陽明先生年譜至妙至妙不可形
容恨遠隔不得爾與方師同一絕倒然使爾師弟欠

得十分十二分亦快人若照舊相聚爾與令師亦太容易了也發去焚書二本付陳子刻恐場事畢有好漢要看我說書以作聖賢者未可知也如無人刻便是無人要爲聖賢不刻亦罷不要強刻若焚書自是人人同好速刻之但須十分割過不差落乃好慎勿艸艸又將易因割讀一遍空改者卽與改正且再讀一遍亦自諷誦了一遍自亦大有益也焦先生近時何似馬伯時今開門從後路而我乃不得一入其門可知天下事亦難筭就夜夜相聚讀易千古快事十

三省兩京未有此會我亦知必暫散不能久矣世間
生處事不可類推邪努力是望勿作嬰兒態徒憶父
母爲

○與袁石浦

坡仙集我有批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
一件快心却疾之書大凡我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己
非爲人也

○復麻城人

昔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

李氏紹少言 卷一
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看高陽總不知此詩
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

○○答耿楚侗

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達人宏識一見
虞廷揖讓便與三杯酒齊觀魏魏堯舜事業便與太
虛浮雲並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

○○與劉憲長

如翁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頗倦于應酬故托此以
非爲眞實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樸實英發非再來

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

○○○別劉肖甫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安能庇人乎且
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庇于人者也大人者
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
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若從庇于人則終其身無
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庇于人者也初不知
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于父母居官則庇于官長立
朝則求庇于宰臣爲邊帥則求庇于中官爲聖賢則

求。庇。于。孔。孟。爲。文。章。則。求。庇。于。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于。人。處。識。取。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剛與柔對。男與女對。蓋有兩
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
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
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有乳名。稍長有
正名。既冠而字。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
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
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爲非名
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
未嘗有名字。夾帶將來也。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

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也。

○ ○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其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縱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

以陳語目之也。願相訂證。何如。

○○○與楊定見

世人之愛我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佑。殺我者。不亦勞乎。

○○○與曾繼泉

我所以落髮者。則因家中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

遠千里來追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
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
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墜子之名。兼此數者。陡
然去髮。非其心也。

○○與袁石浦

弟今秋一跌幾廢。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
致學道。雖百般富貴。至于止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
足以易其一盼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
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不然佛

乃是世間一個極拙極痴人矣。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者故錫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痴拙。佛不痴拙也。